



在乱崖上

肖 扬

河北人民出版社

7.5

在 乱 崖 上

肖 场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石家庄

内 容 提 要

我们曾经经历了一个充满灾难与耻辱的年代。折磨的痛苦与幸福的欢乐一样，都产生文学。本书就是描写坏人如何作恶，好人如何遭难以及如何反抗、斗争的。坏人在作恶中聚为同类，狼狈为奸；好人在受难和斗争中结成亲朋、战友，相濡以沫。这是生活的必然。本书作者尚年青，但他思想不幼稚，有锋芒；文字不娇嫩，颇辛辣。在对坏人社会根源的揭示上，更表现了作者对生活的深刻思考和高度概括：祸国殃民的帮派势力的头面人物，原来是牲口牙行的经纪人——买空卖空、唯利是图的投机商。

在 乱 崖 上

肖 场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7 3/4印张 160,000字 印数：1—25,100 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86·550 定价：0.56元

张致辉从县委小会议室出来，心里乱糟糟的。常委会上，县委副书记于军的发言，使他感到堵心、麻烦。

他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里，一直是云县的县委书记。六六年，他被打成走资派，经过两年批斗后，先叫他进了地区干校，后来又下放插队，离开这个县整整七年了。今天，他又回来了，官复原职。刚回来，本不打算马上就召开什么会议。不料，晚饭后，于军告诉他，常委们要求和他见见面。一个新上任的书记和常委班子里的人对对号，是人之常情，万万不可推辞。他点头答应了。见面之后，常委们给一把手汇报汇报工作，介绍一下情况，也是合情合理的。于是，他只好拿出笔记本，记一记主抓各条战线的常委们的发言了。但是，很遗憾，他听了半天，只往笔记本上写了两行字。常委们讲的几乎都是一样的内容，什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啦，什么革命大批判啦，什么写了多少心得、办了多少专栏啦，什么编演了多少文艺节目啦，什么……。对于各系统的业务，他们只字不提，或者是一带而过。张致辉那笔记本上的几十个字，就是从他们那长篇大论的发言里选出的几句有用的话。张致辉就有这种怪脾气，干什么事，不干则已，要干，就干出个山高水低来。今晚，如果没有这码子

事，也就算了；既然说开了头，那他就非听出个眉目来不可。他听不到生产情况，只好点将问一问了。

“老于，”张致辉喊着会议桌对面的于军说，“你是主抓农业的，担着全县的大头儿哩。我很想听听当前农业生产的情况哩！”

于军的两眼一忽闪，“嗨嗨！”一笑，说：“那还用说？今年以来，由于我们抓好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认真开展了学习小靳庄活动，大大促进了生产，形势一派大好，真是形势喜人，形势逼人。当前，我们遇到了万年不遇的特大干旱，全县干部群众夺取丰收仍有百倍信心，决心以千里百担一亩田的革命精神……”

“慢，”张致辉打断了于军的话，“早到了什么程度？”

“嗨嗨！”于军皮笑肉不笑地说：“万年一遇呵！”

“一季度降雨量多少？四月份以来降雨量多少？”

“这？嗨嗨！我是庄户主出身，”他摘下了箍在头上的白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又象是在证明自己的出身似的：“水平不高，没听说老百姓种庄稼还要这么多‘量’。我只知道，各社队干部发扬了‘天大旱，人大干’的精神，动用了一切提水工具，在大打抗旱夺丰收的人民战争……”

“慢！”张致辉又打断了他的话问，“全县活动着多少水泵？”

“四十万台！”于军回答的非常利落。

“啊——”张致辉叫出了声，心想：这是怎么了？我真老了？不中用了？我明明记着全县是四十万人，四十万亩耕地。难道连这个也错了？难道一亩地配上了一台水泵？……

“嗨嗨！没错！”于军肯定地说，“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武装起来的四十万人民，一个人连一台水泵也顶不上呵……”

原来如此！张致辉心里叫了声“可怜！”合上了笔记本，硬着头皮听了下去。

于军的声调越来越高了：“……他们利用了挑杆，轱辘，盆盆罐罐，决心向老天爷要粮，决心向走资派开战。不少社队，狠批了民主派以生产压革命的‘唯生产力论’，批判了旧县委推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批判了旧县委那个贪大求洋、劳民伤财的红岭渠，决心以‘小、土、群’……”

听到这里，张致辉心里一震，他的思路回到了十年前修红岭渠那件事上来：

那是一九六五年的春天，云县出现了特大干旱。麦子都抽穗了，还没有下过一场透雨。县委书记张致辉发出了抗旱动员令，要求全县人民全力以赴，团结一致，战胜干旱。他亲自到大沙河边上的于家沟大队抓“点”带“面”。全县很快出现了一个水泵、扁担、轱辘、挑杆齐上阵的动人局面。

一天上午，他正和社员们在于家沟口的东红岭上担水点玉米，忽然看见两辆黑色的小轿车，顺着和大沙河平行的公路驶来了。

山里人好客，平日过往普通的车辆行人还要看上一眼。今天看见这两部汽车，早都把欢迎的眼光送过去了。张致辉对身旁的老红军齐正新说：“你又有客人了。”

齐正新两眼盯着汽车，说：“说不定还是你的客人哩！”

车停到了岭下，人们对着车上下来的人喊了起来：“周总理！周总理来了！周总理来了！”

张致辉和齐正新看着走向岭来的周总理，傻眼了。他们流着眼泪和社员们一起跳着喊着，却不知道前去迎接总理。直到总理健步走上了山坡，走到离他们不到一丈远的时候，他们才如梦方醒，跑着迎了上去，还没来得及擦一擦手上的泥水，那手就被总理温暖的手握住了。

“你是县委书记？”周总理亲切地看着张致辉。

“我是张致辉！”张致辉急忙说，心里直纳闷：“总理怎么会知道我哩？”

“你是江西老倭，”周总理的眼光转到了齐正新身上，“中央红军干部团的老战友！”

“是，我是齐正新！”齐正新的声音颤抖着，连连点头。

周总理微笑着对张致辉说：“从报纸上知道，你在这里领导抗旱，干得很好，就从省里直接来了。来看看我们老根据地的人民，看看这位在北方山区扎根的老倭。”周总理说完，把手伸向了周围那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也许是怕激动的山里人把梯田踩实吧！也许是为了叫老实的山里人更清楚地看一看那奔腾咆哮的大沙河。周总理带着人们登上了红岭顶。

在岭顶那棵大松下，张致辉当着围坐在总理身旁的群众，向总理和随行的省、地领导汇报了眼下的抗旱情况。他伸手从地下拾起一块三尖小石头，在地上正东正西的划了个梯形图样，指着它说：“这是我县的大概形状。北边是天柱山，这是我县最高最长的山。它挽着许多比它小的山。”他随便地划出了几条和梯形底边平行的直线和北边的斜线相交，

算作那些山脉。“这些山里，县西边的望夫岭最短，”他的手指向了梯形的顶边。“只有五公里长。县东边的象鼻子山最长，”他又指向了梯形底边。“也只有五十公里长。这些山北连天柱山，南抵大沙河。”他的手指向了梯形南边的腰。“这是大沙河，是我县南边的县界。它源于文县的文殊顶，从望夫岭下的坛子口进入我县，从象鼻子山下出县，流经我县的全长是九十七公里。”他抬头看看周总理，碰上了一对鼓励的目光，便继续讲了下去：“这样，就形成了我县山高水低、坡陡流急、大雨过后马上干、三天无雨地冒烟的自然特点。人们看着大河用不上水，种一葫芦收两瓢，过着靠天吃饭的苦日子。尤其是这些山腰上的九十二个旱庄，更早，更苦。他们住得高，离沟岔远，连吃水井也打不出，吃水也得靠老天。每逢天降雨、雪，都要不管脏净地把水引到旱井、水窖里，以备长期饮用。他们惜水如油，一盆水往往洗过几次东西也不肯丢掉，还要倒回井、窖里，澄清再用。真是‘吃不上饭，穿不上衣，喝不上水，娶不上妻’比黄连还要苦三分哩。”

“这几年，我们为了改变这种吃粮靠统销、花钱靠救济的落后面貌，搞了一些小型水利工程，但收效不大。在今年这种情况下，已有十二个旱庄没有了人畜用水，五百多个大队保苗发生了困难。我们……”

周总理面色严肃地听着汇报，不住地做着笔记。听完之后，沉思了一会儿，问张致辉：“你知道大沙河的天然纵坡是多少？”

张致辉说：“听水利部门的同志说过，上游是千分之八，下游是千分之四。”

周总理听完，脸上又出现了笑容：“那坛子口比象鼻子山脚至少要高出五百米了？”

张致辉点点头，心里一亮：“五百米！这就是说，坛子口比象鼻子山顶还要高出一大截哩。要是修一条渠，从坛子口吃水，从天柱山腰上穿过……”一想到这里，心头又忽然沉重了：“好是好！可动工程要钱，要料，县里又这么穷……”

周总理见张致辉低头不语，似乎已猜到了他的心里，又问：“你看，能不能在天柱山上修一条渠呢？‘天倾西北，地陷东南。’真要有一条渠，你们县就水利化了。”

“渠？”不等张致辉回答，社员们就低声议论起来了：

“准行！”

“好主意！”

张致辉在人们的议论声里说：“我刚想到这里，可又怕力量不够，主要是经济力量。”

“好嘛！”周总理爽朗地笑出了声。“这事可以商量嘛！你们老区人民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还过着苦日子。党和国家应该关心你们，全国人民应该支援你们……”

一阵热烈的掌声和一阵阵“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打断了总理的话，在山谷中回荡着，盘旋着，升到了白云中间。

张致辉激动地站了起来，向总理保证：“我们马上动手干这项工程！等修通渠后，我们可以逐年还清国家支援的款。”

“不要你们还账！也不要你们马上动手！我只要你们尽快富裕起来。我很惭愧，应该向你们检讨。建国十几年了，我们老根据地的人民，连吃水都有困难。我竟然很少……”

“总理！”张致辉一声长叫，声泪俱下地扑到总理跟前，握住了那温暖的手。

省、地领导同志掏出手绢擦着湿润的眼眶。社员们大都痛哭失声。

周总理握着张致辉的手继续说：“你们现在应该组织力量，进行勘测设计，看看我说的行不行。如果可行的话，就一定把它利用好，”他的右手指向了大沙河，“把它牵上山来，叫它送出粮来，发出电来。”

大沙河飞流东去，周总理的话铭刻在云县人民心中。

那年春旱过后，张致辉带着水利局长谷雨和水利技术员高杰走遍了全县七百个大队的沟沟岔岔。当年秋后，谷雨带着一支技术队伍，在大沙河北岸开始了详细的勘测设计。水准仪证明：周总理的设想完全正确。坛子口比象鼻子山高出三十层楼那么高。如果从坛子口引水修一条输水能力为三十个流量的渠，不仅可浇地四十万亩，使全县实现水利化，而且可以修九座小电站，装机总量达两万千瓦。渠道完工后，三年之内的收入，可以抵偿用于修渠的投资。

多么合算的工程呵！第二年春天，县委第九次全会一致通过决议，决定修这条引水为三十个流量的红岭渠。

冬天，省里给云县红岭渠首次拨款四百万元，两万能工巧匠集结在天柱山一线，锤声、炮声不断。就在这股热火劲上，一个飘着毛毛雪的夜晚，水利技术员梁寒，带着两卡车造反派来到了施工指挥部，砸开了张致辉的屋门，把张致辉抓走了。

从那以后，红岭渠成了一条“贪大求洋，劳民伤财，为

个人树碑立传”的“混鬼渠”，成了打倒张致辉的主要罪状之一。

工程下马了！张致辉在六八年那“一片红”的日子里，也离开云县上了干校，一去就是七年。七年来，张致辉根本不承认修建红岭渠有什么罪过，还时时把红岭渠挂在心上，等待着红岭渠重新上马的日子，在梦里也叨念着：“周总理！红岭渠！”

于军今天的常委会上，重弹九年前造反派的老调，怎么能不刺伤张致辉的心呢？

这次常委会，以于军的发言结束而告散会了。

张致辉心情沉重地边走边想，于军是不是在给我打“杀威棍”哩？九年了，他还没忘记红岭渠头上的大帽子，我们怎么在一块相处哩？难道我真的错了吗？张致辉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地走出了县委大院，来到了水利局门口。他心里一亮，走了进去，进院就喊：“谷雨！谷雨！”

“谁呀？”随着问声，一扇屋门拉开了，一个又矮又胖的老头儿出现在门口。“哈，是你呀？我正想着去拜访你，你却先来了。”谷雨向前紧走几步，拉着张致辉向屋里边走边说：“下官有失远迎，请县太爷恕罪。”

“去你的！”张致辉甩开了谷雨的手，笑骂着：“斗不改的老家伙。”

谷雨头大，眼大，脸大，心宽，笑话多，是全县有名的“死不愁”。一句极平常的话从他嘴里出来，就会逗得别人笑个前仰后合，而且，不管在什么场合，他都能讲出笑话来。那年，造反派批斗他，要他当众交待反党反人民的滔天罪

行。他立时就答道：“我制造了邢台地震。”主持会的梁寒哭笑不得。整个礼堂都笑出了声。笑声里夹杂着对谷雨“罪行”的评论声：“见了丈母娘叫大嫂——没话找话。”“听吧，再往下问，他还摘过月亮哩。”“咱云县可出了活神仙了……”县直机关那几个年青的顽皮干部趁机起哄似的呐喊起来，要他交待最小的罪行。谷雨抬起头来说：“有一天，我在茅房里看见尿池里有一个大头针。我没有拾起来。”正在笑着的人笑得更厉害了。梁寒气急败坏，一把揪住了谷雨的头发，恶狠狠地说：“老实交待你想犯什么大罪。”谷雨的两只大眼睛瞪着梁寒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你撒手，我就说。”台下响起了“要文斗”的喊声。梁寒撒手了。谷雨用手理了理那散乱的头发，看着手里的几根头发，说：“我想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台下的笑声简直要把礼堂抬起来了。为此，梁寒当场代表全县造反派组织宣布，对谷雨“双开除”。从会上回到“牛棚”，交通局长康庄问他：“怕不怕？”他一边卷着旱烟，一边回答：“怕什么？谁开除我，俺娘也不开除我。”逗得整个“牛棚”里的“黑帮分子”都把愁容赶跑了。近两年，他还爱给人讲民间故事。他讲故事有三个特点：第一，当然是笑味浓了。一个谁也知道的故事，叫他一讲，准能引起哄堂大笑。第二，是本人严肃。不管听的人笑成什么样，他保证不露一丝笑容。第三，不管故事中的妇女是好人、坏人，不管叫张嫂、李姐、刘姑、王姨，他统统改成了二大娘。也许是这个原因，也许是因为他那慈祥的面容，善良的心肠，爱起诨名的云县干部把原来那“谷大眼”的诨名，改成了今天这个大号——“二大娘”。

“哈哈！”谷雨被张致辉揭了老底，仍然十分高兴。“笑一笑，十年少，他斗他的，我笑我的，真要听见夜猫子叫就心慌，咱还算什么共产党员？”他把张致辉拉到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坐下，给他倒了一杯热水，坐到了他的对面，又说：“老首长，我倒要问你一句。你那脾气也还没给斗改呵？”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呵！”张致辉长叹了一口气，抓过了谷雨手边的竹筒，从里面倒出一撮烟叶，卷起烟来。

“那可沾！在前几年，严肃认真、雷厉风行是好作风，在这几年，严肃认真，人家说你不通情理。办什么事，也得一磨二缠三时间，不沾再加酒和烟。正象康庄说的那样：‘小事不要脸，大事不要命。’你急也不顶用，气也不顶用，急坏了，气死了，人家才高兴哩。你看你，又黑，又瘦，脸色又难看。身体还好吧？”

确实是这样，张致辉显老了。才满五十岁的人，看起来都象六十出头了。他那本来很魁梧的身材，现在显得单薄了。本来很合身的中山服，现在在他身上显肥了。那方方正正的大脸盘变成了长把脸，只有一道抬头纹的前额新刻上了四、五道皱纹，乌黑的头发也已花白。只有又黑又浓的卧蚕眉下那明亮的丹凤眼，还是老样子，喷出的光芒既温和又坚定。他点燃了刚卷起的一头粗、一头细的烟，吸了一口，慢条斯理地说：“在干校里喂猪、放羊、种地，整天劳动，吃得饱，睡得着，脸黑了，身子可结实了。你怎么样？还能不能去红岭渠当工程处长？”

“不添病，三天两天还不叫他们高兴哩！我等着工程处长的交椅都好几年了。”

张致辉的心情开始好转了。他放下了红岭渠这件大事，把常委会上于军解答不出的问题又提了出来：“今年旱情到底怎么样？”

“怎么样？”谷雨不慌不忙地点着了烟说，“你比我还清楚哩！云县云县，十年九旱。一季度降雨九毫米，四月份降雨两毫米，正秀穗的麦子干成了一把柴禾，比大旱之年的六五年还要大旱。不知道俺‘老天哥’捣什么鬼，为什么偏在这‘大好形势’下和电台、报纸过不去？”

“抗旱活动搞得怎么样？”张致辉心里焦躁起来，没被谷雨逗乐。

“学习班，大批判，抓革命，促生产。千里百担一亩田，大旱之年夺高产。喊得响，叫得欢，就是光说不动弹。老天爷又不是小孩子，叫你一举胳膊，一喊口号，就给吓出泪来了。眼看着沙河水向东流，成了‘龙江’水，咱就是干着急，不出汗。”

“新修的两座中型水库用上了没有？”

“你知道，那是红岭渠的配套工程。修不上红岭渠，没有输水工程。它存的那水，还不如小孩子的一泡尿哩！”

“大口井、扬水站用了多少？”

“不干骨干工程，那些东西还不够点眼哩！你走后，倒是添了一些，不是缺机，就是少电，要不就是没油、短零件，浇一亩地合好几块钱。用着多少，浇地多少，我也说不清楚……”

“啊——”张致辉的手被烟头烫着了。“你管水利的不清楚，谁还清楚？”

“你甬急！”谷雨一本正经地说，“主抓常委清楚！根据县委指示，机关人员全部集中力量学习‘什么叫资产阶级法权’，少一个也不沾，有事请假要经主管常委批准。一人五篇心得体会，每局二十个学习小靳庄的节目，三天一期大批判专栏，两天一个赛诗会，还有什么，我实在记不清了。我就记着于军说，把这搞好了，就是最大的抗旱，云县最缺的不是水，而是缺少全面专政的理论。”

张致辉的两道浓眉凑到了一起，挤成了一个疙瘩；上牙咬着下嘴唇，深深地印上了几个牙印。他端起桌子上那杯已经没了热气的水，一饮而尽，好半天才说：“这么说，你们局的人在这大旱之时，全部在机关了？”

“我以我的党性保证。前两天，”谷雨突然改口说，“你听，这不是高杰的脚步声？”他不等张致辉回答，便喊了起来：“小高！小高！”

谷雨的话音刚落，一个黑脸大汉便推门进了屋。

张致辉一见这人，就愣住了。他怀疑自己的眼睛，也怀疑自己的记忆力，心想：这哪是高杰哩？那个高杰满头黑发，浓眉大眼，平展的圆脸白中透红，是一个俊秀的小伙子。眼前的大汉，头发几乎全白了，半寸长的硬毛象栽绒一样铺满了半个黑脸，额上的三道皱纹又深又长，高耸的鼻子旁生出了两条括号似的纹理，一直伸展过了嘴角。那个高杰豪情满怀，笑多，话多，脾气也比别人大得多。眼下这个人象个木桩戳在屋中，呆板无情，连个招呼也不打。

“小高，”谷雨拍拍高杰的肩膀，“傻了？你看这是谁？认不得啦？”

“张书记!”高杰低叫了一声，仍然呆立在原处。

“果然是他!”张致辉心里一动，鼻子发酸，眼圈红了。他紧跨两步，拉住了高杰的手，低着头，说不出一句话来。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的民族没有拥抱的习惯。如果有的话，如果他所处的地位也允许动感情的话，那么我们相信，他一定会把这个青年抱到怀里，大哭一场的。要知道，这高杰可是红岭渠上的一员猛将，也是张致辉培养入党的第一个大学生哩!而今，这个刚刚三十多岁的人，身上遍布着受尽折磨的烙印，已经过早地衰老了。张致辉就是一个钢铸铁打的人，看着他，也要落泪的。

高杰没有落泪。他的脸上挤出了一丝苦笑，满是老茧的手在张致辉手里激烈地颤抖着。

“小高，”谷雨挥袖擦擦泪眼，“老书记回来了。咱们要出头了，该高兴呵!”

高杰的嘴角动了动，挤出了一个字：“嗯!”

张致辉想使高杰高兴，也说：“咱们又能修红岭渠了。”

“红岭渠?”高杰象触了电一样，猛地抽回了自己的手，“甬拉我呵!”

“你不参加?”张致辉吃了一惊。

高杰那强憋着的眼泪，憋不住了，一股晶莹的泪水泉水般地涌了出来。他一扭身，跑出了屋子。

“小高!小高!”谷雨追到门口喊着，没听到反响，垂头丧气地走了回来。

“唉——”张致辉失望地坐在椅子上，自语着：“我是在作梦吧?原先的修渠反对派，不等我说，就先给了我当头

一棒。原先的热心人，一听到红岭渠要复工，也象看到了毒蛇猛兽一样。这渠，究竟还要不要上马？总理的指示还要不要落实？我真的错了？”他两肘支在桌子上，痛苦地抱住了头。

“不！你没错！”谷雨阴沉着脸，走到县委书记跟前说：“小高也不是那种人。他为了红岭渠，比我们受的罪还大，家破人亡，至今组织生活不能恢复，身上还背着降两级的处分。一棵直溜溜的小树被砍了顶，一颗正直的心里憋上了铁疙瘩。现在，这算什么事？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贡献越大罪越大……”

“不！”张致辉愤然一站，紧握着右拳在空中一挥，“这种罪恶现象，要马上扭转！高杰的问题，要马上解决！红岭渠的是非，要马上分清！明天，我们就下去，叫群众回答红岭渠究竟要不要修的问题。”他的声音低了下去，柔和多了。

“你通知小高，叫他和我们一块去。我们要修通一条渠，还要培养一批人哩。”说完，他扭头向屋外走去。

“我可不能和你们去。”谷雨说。

“为什么？”张致辉手拉着门，扭脸看着谷雨，两眼泄出了一股逼人的光芒。

“我正停职检查哩！”

“检查什么？”

“两大罪状：一是在大山水库上实行了定额管理，扩展了资产阶级法权；二是前几天派人下去测了两个扬水站，没经主管常委批准，干扰了当前……”

“扯淡！”张致辉右手一使劲，那门“砰”地关上了，把